

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

吕绪洁¹, 代明慧^{1*}, 于法稳²

(1. 菏泽学院 商学院, 山东 菏泽 274015;

2. 中国社会科学院 农村发展研究所/生态环境经济研究中心, 北京 100732)

摘要: 在新发展阶段, 迫切需要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 一方面通过乡村产业振兴助力实现共同富裕战略目标, 另一方面通过乡村生态振兴助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在于以人为本彰显发展价值、绿色发展实现生态内涵、文化赋能打造内在特色、创新驱动确保持久动力、体制保障实现持续发展。实践层面, 当前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面临缺乏系统科学的规划、切实可行的路径、有效的经营方式、完善的保障体系等突出问题, 亟须从加强规划引领与资源整合、创新发展范式、推动产品迭代升级、完善保障机制等方面探索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关键词: 乡村旅游; 高质量发展; 乡村振兴; 共同富裕

中图分类号: F59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25)04-0020-10

Theoretical logic and realization paths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LYU Xujie¹, DAI Minghui^{1*}, YU Fawen²

(1. School of Business, Heze University, Heze 274015, China; 2.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Research Center for Eco-environment,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On one hand, it contributes to achieving the strategic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through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on the other hand, it facilitates the modernization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through rural ecological revitalization.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lies in highlighting development value with a people-centered philosophy, realizing ecological imperatives through green development, creating intrinsic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cultural empowerment, ensuring sustained momentum through innovation-driven strategies, and achiev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rough institutional guarantees. At the practical level, the current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faces prominent challenges such as lack of systematic and scientific planning, absence of feasible paths, ineffective operation methods, and inadequate support mechanisms. It is therefore imperative to explore paths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rough strengthening planning guidance and resource integration, innovating development paradigms, promoting product iteration and upgrading, and improving institutional support mechanisms.

Keywords: rural tourism;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rural revitalization; common prosperity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产业振兴

作为五大核心任务之一, 是实现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乡村旅游将城市与乡村有效地连接起来, 成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纽带。全国多地在推进产业振兴中, 均把乡村旅游作为重要选择之一。围绕着乡村旅游, 国家及相关部委也出台了相应的政策措施。近年来, 乡村旅游发展迅速, 逐渐成为实现乡村产业振兴、增强乡村发展活力、增加农民收入、助力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2024年中国乡村旅游发展白皮书》显示, 2023年中国乡村旅游业产值达

收稿日期: 2025-05-12

基金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者资助计划”项目(XC2023001); 山东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2024ZSMS241)

作者简介: 吕绪洁(1987—), 女, 博士, 山东聊城人, 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为通信作者。

到9 079亿元,农民人均旅游产值达1 903元。

在政策支持与市场驱动的双重作用下,乡村旅游发展正经历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转变,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从乡村旅游发展的实践来看,一些矛盾和问题较为突出,尤其是同质性发展和区域内外竞争问题,严重影响了乡村旅游的发展。全面落实国家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部署,实现乡村旅游从高速增长转向以特色化、品质化、绿色化、融合化、智慧化、惠民化为核心的高质量发展,已不是可选项,而是关乎其未来生存与价值实现的紧迫任务和必然选择。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在于“发展”,在于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区域农村经济发展和共同富裕战略目标的实现。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首先应具有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推动乡村生态振兴,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其次应基于乡村自然资源、人文资源等的高效利用,形成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新业态、新模式;三是应依靠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四是应有完善的制度体系作保障,确保乡村旅游发展取得成效并实现其可持续性^[1]。因此,实现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是顺应时代之需,有助于形成乡村发展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使其成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劲引擎,持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并守护好乡村的绿水青山与精神家园。

围绕乡村旅游,学术界从不同视角开展了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一是有关乡村旅游时代价值方面的研究。乡村旅游产业契合和融入新时代国家发展战略,有助于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的有机统一^[2],通过产业融合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使得区域产业结构更加合理^[3],在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同时,也兼顾了效率与公平^[4],对实现共同富裕战略目标具有重要作用。二是有关乡村旅游发展模式方面的研究。不同区域乡村资源禀赋不同,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具有明显的差异性。作为重要发展模式之一,农旅融合实现了资源融合、技术融合、市场融合、功能融合^[5]。近年来,乡村文化得到广泛关注,文旅融合逐渐成为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模式^[6]。通过文化的符号化与舞台化,文旅融合在推动乡村优秀文化记忆恢复和传承的同时,拓展了乡村旅游发展空间^[7]。在经济发达、

自然资源富集的东部地区,一些传统乡村通过文旅融合发展,已成为乡村旅游发展的典范^[8,9]。三是有关乡村旅游发展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乡村旅游的发展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政府的支持具有很强的促进作用^[10]。游客对乡村旅游品质的要求不断提高,乡村旅游品牌成为提高游客重游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11]。换言之,乡村旅游地的情感认同对游客的态度和愿望具有正向影响^[12]。四是有关乡村旅游发展问题方面的研究。全域旅游理念提出之后,乡村旅游呈现“井喷式”发展态势^[1],但产业结构单一、市场主体薄弱、服务体系不健全、基础设施滞后、长效机制缺失等问题突出^[6,13,14]。从文旅视角来看,长期以来对乡村文化关注度不足导致的乡村文化记忆中断、文化根脉植入不足等问题明显。五是有关乡村旅游发展路径和对策方面的研究。乡村旅游发展涵盖了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多元化需求的满足、产业结构的优化、生态的可持续性等方面^[14]。发展乡村旅游应充分发挥市场导向和政府支持作用,发挥不同参与主体的积极性,通过产业深度融合实现产业链升级^[15],构建相互协调的产业体系、支撑体系和治理体系等^[16];同时,以自然生态保护、文化资源传承、物质环境优化、乡村金融弥补、社会网络扩充和劳动力吸引内容为内容打造功能群^[17];再者,在推动乡村文化和旅游融合中,应多维度体现农耕文化符号,形成特定的文化场景^[18]。

上述研究内容丰富,为促进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指导。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时代背景之下,迫切需要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一方面通过乡村产业振兴助力实现共同富裕战略目标,另一方面通过乡村生态振兴助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针对如何实现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需要系统回答以下问题。一是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应遵循什么理论逻辑?二是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还面临哪些深层次问题?三是针对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问题,应采取什么样的实现路径?本文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回答。

二、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

新发展阶段,乡村振兴战略、共同富裕战略、农业强国战略、健康中国战略以及美丽中国建设战略等一系列国家战略,为实现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

提供了战略机遇。因应国家战略,乡村旅游应通过“以人为本-绿色发展-文化赋能-创新驱动-体系保障”实现高质量发展(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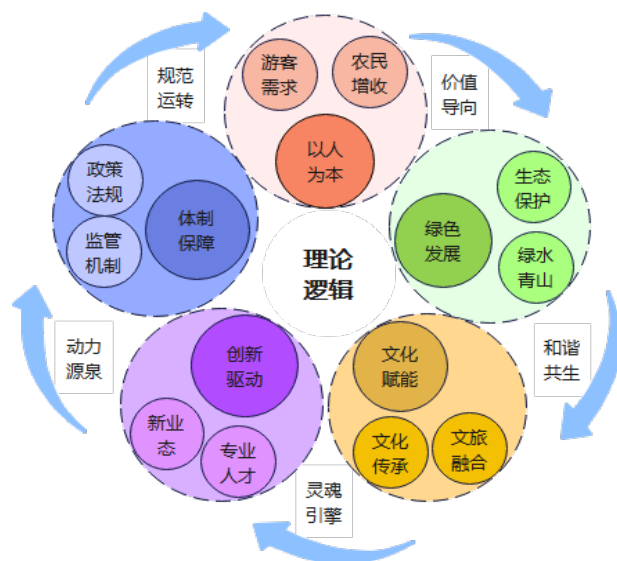


图1 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框架

（一）以人为本彰显发展价值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共同推动历史进步。乡村旅游的价值在于促进人的发展。以人为本的价值逻辑贯穿于乡村旅游的各个方面,它要求乡村旅游在满足游客需求的同时,尊重当地居民的利益和意愿,发挥村民的主体作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从满足游客需求视角看,乡村旅游应充分考虑游客当前的需求及未来趋势,以此为依据创新乡村旅游产品和服务。例如,根据游客对自然风光、民俗文化、农事体验等不同方面的兴趣,开发相应的旅游项目,如生态观光游、民俗文化体验游、农事参与游等,满足游客个性化的旅游需求,确保游客在乡村旅游过程中能够获得舒适、便捷、丰富多样的体验,提高游客的满意度。从保障村民利益视角看,当地居民是乡村旅游的重要利益相关者,他们的生活和发展应得到充分尊重。乡村旅游的开发应与当地居民的利益紧密结合,让他们从旅游发展中获得实际收益,如通过参与旅游经营活动、提供农产品和手工艺品等方式增加收入。要提高村民参与质量,使其从中获得更多的收益,需要全面提升村民自身素质,不仅包括专业技能,还包括旅游服务意识、责任意识。因此,政府和乡村旅游发展主体等应着力开展旅游服务技能培训、文化传承教育等

专项活动,提升村民的综合素质。

（二）绿色发展实现生态内涵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已超越单纯的经济增长维度,其核心在于生态内涵的深度挖掘与实现。从可持续发展理论看,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应将“满足当代需求,又不损害后代满足其需求的能力”作为根本原则。

绿色发展可以有效地实现经济活力、社会公平和环境保护(生态健康)三者之间的动态平衡。自然资本(生态资源)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基础,乡村旅游应将生态成本内部化,推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技术革新、制度创新和市场机制可以有效地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协调统一,实现旅游活动与生态环境的协同进化。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依赖“文化服务”(审美、休闲、精神)和“调节服务”(气候、水源)等,它们是核心旅游吸引物和产品价值基础。只有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因地制宜建立起适宜区域特点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才能实现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

乡村旅游将生态价值融入旅游产品设计,形成独特卖点和高溢价能力。为此,要求在乡村旅游项目建设和运营过程中,遵循绿色发展理念和生态平衡原则,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合理开发和利用乡村自然资源,实现乡村旅游品质化、专业化发展,有助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进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还需要在运营中推广绿色生活方式,引导游客和村民树立环保意识、绿色发展理念等,共同参与生态保护,尤其是应注重在旅游中培养游客的绿色意识和行为,如鼓励游客进行垃圾分类,倡导绿色出行、低碳消费等,引导旅游行为的自律。

（三）文化赋能打造内在特色

文化赋能是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灵魂和核心竞争力的源泉。它绝非简单的文化元素堆砌,而是一个以社区为主体、文化基因为内核、创意为引擎、体验为载体、可持续为目标的复杂系统工程。通过系统应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资本转化、社区赋权、地方营造、创意产业等理论,构建“解码—激活—赋权—转化—进化”的赋能闭环,方能使乡村独特的文化DNA焕发新生机,转化为不可替代的

内在特色与持久魅力,最终实现“记得住乡愁、看得见发展、惠及于百姓”的高质量发展愿景。可以说,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中,文化赋能打造内在特色是其区别于传统观光旅游、实现可持续竞争力的核心路径。

从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理论来看,文化遗产(物质/非物质)作为历史记忆、身份认同和发展资源的双重价值,可以为乡村旅游提供独特性根源与真实性基础,将其作为核心吸引物进行“活化”而非“固化”展示。从文化资本理论来看,文化资本是蕴含于文化物品、知识、技能、制度中的价值形式,为挖掘乡村文化资源的经济转化潜力提供框架,并通过对“文化资本”的有效挖掘、包装、传播和市场化运营,创造经济收益并提升社区尊严。从社区参与与赋权理论来看,发展主体应是社区自身,从而确保文化特色的真实性与归属感。该理论强调社区居民是“活态文化”的承载者和演绎者,社区居民主动参与是文化传承与旅游体验真实性的根本保障,可以避免文化因“舞台化”或“商品化”而丧失灵魂。从文化创意产业理论来看,以创意为核心,将文化资源通过知识产权的生成与运用,开发具有创意的旅游商品、体验项目、演艺活动、主题餐饮等,实现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和产业升级。

基于以上理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一是应开展文化基因解码与价值识别,对乡村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系统性普查、记录、研究和价值评估,以更好地理解其赋能的重要意义;二是应激活社区主体的文化认同感,明确村民是文化传承与旅游发展的核心主体和首要受益者,强化村民的文化自豪感和传承责任感;三是应注重文化资本转化与特色产品的打造,设计基于真实生活场景和文化仪式的深度参与活动,将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需求结合,开发文创商品、主题民宿等,并借助现代多媒体、环境设计等手段,对文化资源及产品进行展示,增强文化感染力。同时,设计能引发情感共鸣和深度参与的互动项目,让游客在特定场景中理解文化内涵。此外,应基于核心文化基因,打造具有辨识度和吸引力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品牌。

(四) 创新驱动确保持久动力

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其持久动力源于创新驱动。创新是破解同质化竞争、突破资源约束、适应

需求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引擎。从创新理论视角来看,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创新驱动,本质上是对资源要素、产品形态、服务模式、组织方式等的创新性整合,创造独特价值,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提升产业附加值,推动其发展模式从“资源依赖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从竞争优势理论视角来看,持续竞争优势源于创新能力和价值链的升级,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目的地应通过持续创新来建立和维持其独特吸引力,以形成“地方品牌资产”。从演化经济学视角来看,创新是变异、选择和扩散的过程,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面临环境变化,需要不断试错、学习和适应,以实现创新驱动赋予乡村旅游系统适应性和韧性。从可持续发展理论视角来看,创新是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关键工具,乡村旅游创新必须服务于可持续发展目标。

从供给侧来看,应通过科技创新、机制创新等发动新一轮创新,推进乡村旅游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例如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打造智慧旅游系统,提升游客的体验和管理效率;挖掘当地特色文化资源,开发具有创新性的旅游产品和项目,如结合民俗文化与现代艺术的沉浸式体验活动等。从消费侧来看,应根据游客对健康养生的需求,推出乡村康养旅游产品;针对亲子市场,设计亲子农事体验、乡村自然教育等项目。

从发展主体来看,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还需要加强专业人才培养,提高乡村旅游从业人员的素质和能力。通过高校培养、职业培训、继续教育等方式,培养一批懂旅游、爱农村、会经营的专业人才,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同时,吸引人才回流,鼓励外出务工人员、大学生、退伍军人等返乡创业就业。为他们提供优惠政策和支持措施,激发其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

(五) 体制保障实现持续发展

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核心在于可持续性,包括生态可持续、经济可持续、社会文化可持续三个维度。制度体系是保障可持续性的根基,它为多元主体(政府、企业、村民、游客)提供行为框架,既能协调利益冲突,又能激励创新。缺乏健全的制度体系,乡村旅游极易陷入无序开发、资源耗竭、利益

失衡的困境。因此,构建科学、系统、动态的制度体系,是实现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保障。

支撑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体系,可以从多个视角理解。一是从产权制度视角来看,满足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土地需求,明确土地与资源产权,明确自然景观、文化遗产(古村落、非遗)的所有权、管理权、使用权、收益权归属及流转规则。二是从规划引领与空间管控制度视角来看,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规划应与国土空间规划、乡村振兴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一致,确保空间布局合理、功能协调、规模适度。同时,划定并刚性落实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自然保护地、历史文化保护线等管控边界,制定严格的准入条件和开发强度限制措施。三是从市场规范与质量保障制度视角来看,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应建立健全覆盖产品、管理、基础设施的标准体系,既要完善地方及行业标准,又要与国家标准衔接,尤其是应注重绿色、低碳、文化主题等特色领域的专项标准。同时,需要推行自愿性或强制性质量等级评定,并加强品牌管理。此外,应构建竞争与诚信机制,建立经营者信用档案和黑名单制度,营造公平诚信市场环境。

总之,乡村旅游的高质量发展绝非自发过程,而是需要强大制度体系精心培育与守护的系统工程,需要依据新制度经济学、治理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构建起保障可持续发展的“四梁八柱”。唯有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方能有效协调多元主体利益,化解发展矛盾,激发内生动力。未来制度建设重点,在于提升法治化水平、强化执行力、增强适应性并培育文化认同,使制度真正成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的坚实保障。

三、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

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各级人民政府将乡村旅游作为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有效手段和重要抓手,探索出了一些成功模式。但“十五五”乃至未来更长时期,进一步推进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依然面临一些突出问题,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一) 缺乏系统科学的发展规划

基层调研发现,乡村旅游发展较好的地区一般具有两个优势:一是丰富的旅游资源,二是较好的

传统。同时,地方政府也重视乡村旅游的长远发展,并因地制宜制定了乡村旅游发展规划。

但现实中,部分地区在推动乡村旅游发展的过程中,缺乏合理有效的科学规划和系统策划,不注重乡村旅游资源及其承载能力,以发展数量作为主攻方向,在区域内遍地开花,导致同质化发展情况严重。

乡村旅游发展缺乏系统科学的发展规划,反映的是一个普遍存在的深层次问题。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没有规划”,更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规划方法与过程不科学。规划未能在更高层级(县、市甚至省域)进行系统统筹,导致各村镇规划各自为战,难以形成联动和规模效应;委托资质或经验不足的规划单位,生搬硬套城市旅游规划模板,忽视乡村的独特性和复杂性,规划成果脱离实际、难以落地。规划缺乏充分的公众参与,村民作为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在决策过程中的话语权不足,导致规划难以真正反映村民意愿和地方真实需求。二是目标定位模糊不清。许多地方发展乡村旅游缺乏对本地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历史文化的深入挖掘,盲目跟风模仿一些热门模式,如农家乐、花海、采摘园等,导致“千村一面”,缺乏特色和核心竞争力。同时,规划目标过于宏大或不切实际,对市场容量、目标客群、消费习惯等研究不足,导致投资浪费或运营困难。三是产业规划缺乏深度整合。乡村旅游规划未能有效地将旅游业与当地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产业链条短,多聚焦在观光、餐饮、住宿等基本服务,缺乏有深度的体验项目和文创产品。四是核心要素支撑不足。规划中的产品开发单一,局限在看风景、吃农家饭等初级层面的资源展示,未能充分挖掘当地民俗、非遗、历史传说等文化内涵,并进行创意转化,更缺乏深度体验、研学、亲子、康养等多元化、沉浸式的产品体系和主题线路。同时,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等方面也存在短板,缺乏对乡村旅游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能人才和基层管理人才队伍的规划和培育机制。

(二) 缺乏切实可行的发展路径

事实上,在推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无论是政府管理者还是经营主体,对乡村旅游发展的理念、内涵特征等并没有从根本上理解清楚,由此导致在发展路径选择上存在一些偏差,这也是规划难

以落地、可持续性差的核心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脱离实际、盲目模仿。未能深入分析当地独有的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市场定位、社区意愿与发展基础,简单复制所谓的“成功模式”,导致同质化严重、失去核心竞争力。二是核心支撑体系不完善。乡村旅游过多地依赖外来投资商或高水平运营团队,本地社区的管理能力、服务技能、市场意识和合作精神不足。缺乏针对性强、分阶段的能力建设的具体措施。没有清晰的品牌定位和差异化的市场卖点,缺乏有效且投入可控的营销渠道,仅靠口碑或政府推介,传播慢、效果差。三是利益联结机制缺失或不合理。乡村旅游发展中,村民主体地位模糊,缺乏明确、公平、可操作的利益分配机制,导致发展红利主要被外来投资者或少数人能人获取,大部分村民获利微薄甚至被边缘化。同时,未建立有效的社区协商议事机制,在决策、运营过程中村民被排除在外,导致其缺乏主人翁意识和合作精神。此外,乡村旅游中个体经营户各自为战,陷入恶性价格竞争,或缺乏统一服务标准和品牌形象,未能形成合力。

(三) 缺乏系统有效的经营方式

从“路径缺失”到“经营困境”,乡村旅游的症结在于运营能力不足。乡村旅游发展若不解决“谁来经营、如何盈利、怎样持续”等问题,仅依靠资源开发是难以为继的。一是经营主体“弱而散”,缺乏组织力与专业性。在全域旅游理念提出之后,一些地方的返乡务工人员纷纷加入发展乡村旅游的队伍,市场主体散弱特点明显,尤其是缺乏大型旅游企业和知名品牌,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同时,多数村庄在发展乡村旅游过程中,也并没有建立能真正调动资源、制定标准、统一营销、分配收益的合作社或村集体公司,村民各自为战,团队协作差。村民擅生产不善经营,外来团队懂商业却难以真正融入乡村治理体系,缺乏既懂乡村又懂市场的“在地经营者”培养机制。二是营销与流量“茫而贵”,导致客源不稳定。从乡村旅游发展实践来看,经营模式并未实现有效的创新,依然采取单一的营销模式,仅仅在小范围内进行简单的宣传,而缺乏有效的营销创新。等游客上门而非主动连接城市客群,对数字化工具利用不足;推广渠道碎片化,缺乏整合营销策略。有的地方甚至缺

乏必要的现代化信息技术运用基础,加之,乡村旅游发展中专业人才短缺,无疑限制了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三是产品与场景“粗而浅”,体验同质化、复购率低。乡村旅游发展中,产品开发能力弱,仅停留在农家乐升级版或照搬城市娱乐设施,未挖掘乡村独有生活方式的价值;同时,乡村旅游发展中,“过路客经济”现象普遍,游客吃顿饭就走,缺乏深度体验和地域产品;此外,缺乏精细化场景,未能将农田农舍、手工作坊、林间步道等空间转化为可深度参与的体验剧场与打卡点。

(四) 缺乏系统完善的保障措施

乡村旅游发展需要有效保障措施。为此,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性措施,有力地推动了乡村旅游的发展,对实现乡村产业振兴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保障措施是多方面的,目前还存在一些不完善之处。一是土地制度约束多,产权流转受阻。乡村文旅项目常因“非建设用地”属性无法合规落地;农民宅基地/集体土地经营权难抵押,碎片化农田无法集约利用,民宿群落难以在村民层面实现有效协调。二是资金保障不力。当前,乡村旅游发展主体拥有的资金所限,自身投资能力较弱,主要依靠政府资金支持,融资渠道相对单一。对村集体而言,由于缺乏信用等级或有效的抵押物,难以获得银行贷款;对村民个体而言,小额贷款仅局限在生产领域,不能用于发展乡村旅游。三是缺乏有效的管理。由于管理碎片化或缺乏监管和质量审查机制,乡村旅游业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质量安全、社会安全问题。四是政策协同度不高。在推动乡村旅游发展中,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推动乡村旅游发展的相关政策,但这些政策在落实过程中存在协调不畅、执行不到位等问题,从而影响了乡村旅游的高质量发展。

四、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

《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明确提出深化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战略要求,特别指出需要有序发展农事体验等新业态,探索现代农业、休闲旅游、田园社区融合发展的有效模式。该规划为“十五五”乃至未来更长时期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方向性指引。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四个方面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

(一) 科学制定发展规划, 提升资源配置效能

科学规划是明确发展目标、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前提。因此, 应立足乡村旅游发展现状及面临的系统性挑战, 秉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原则, 制定科学的发展规划, 以实现资源的高效整合与优化利用。

1. 强化发展规划的科学性

一是精准定位与特色挖掘。需结合市场需求与乡村自身资源禀赋(如历史文化、民俗风情、生态环境等), 突破传统发展思维的束缚, 深入挖掘并确立具有差异化优势的主题定位, 着力塑造独具魅力的乡村旅游目的地。二是夯实规划前期基础。组建专业团队, 对乡村旅游资源, 包括自然景观、人文历史、民俗风情、农业产业等, 进行全面系统调查。运用科学评估方法, 分析资源的稀缺性、独特性、吸引力及开发潜力, 为规划编制提供坚实的基础。三是坚持生态优先原则。在规划中充分贯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将发展规模严格控制在乡村生态环境承载力范围之内, 倡导并落实生态友好型发展方式, 例如在景区建设中采用生态材料、推广可再生能源应用等, 最大限度减少环境污染。四是加强规划衔接与协调。确保乡村旅游发展规划与当地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交通规划等有效衔接, 注重规划实施的协调性与可行性。同时, 协调好政府、企业、村民等各方利益, 建立健全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充分调动各方参与乡村旅游开发的积极性, 共同推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

2. 促进资源整合与提升配置效能

一是优化资源配置。根据乡村资源特点, 尤其是资源的空间分布特点, 采取有效措施对资源进行整合, 探索具有地域特色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为破解乡村资源零散分布的问题, 应打破乡村内部行政区划限制, 实施跨区域资源统一管理和调配。根据资源的类型、特色和分布情况, 进行合理布局和优化组合, 打造若干个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旅游功能区或主题线路, 逐步构建点、线、面联动的乡村旅游网络体系, 满足消费者多元化的旅游需求。二是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产业融合。立足乡村资源的多元化特征, 以乡村旅游为核心, 延伸拓展产业链条, 发展多元化关联产业, 提升旅游产品附加值。在此过程中, 必须坚守地域特色和“农”字底色, 探索

符合本地乡村旅游实际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二) 创新发展范式, 激发内生动力

当前乡村旅游面临的发展困境, 如规划难以落地、同质化竞争、社区参与不足等, 其根源在于发展理念认知偏差导致的路径选择失误, 即发展逻辑的根本性错位。解决之道在于重构高质量发展范式, 推动乡村旅游从“盲目跟风”走向“在地生长”。

1. 深挖本土旅游基因

一是特色培育。坚持因地制宜原则, 精准定位, 避免同质化竞争。组建专业调研团队, 综合运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大数据分析等技术, 系统梳理当地自然资源(如特色地貌、珍稀动植物)、文化资源(非遗技艺、传统节庆)、历史资源(古建筑、名人故居)等核心要素。二是科学评估。深入分析乡村区位条件, 测算交通枢纽换乘距离并评估与周边景区的资源联动潜力。结合市场调研, 精准把握潜在游客需求, 明确目标客源市场, 如亲子研学、康养度假等, 确保乡村旅游项目开发与当地特色深度融合, 塑造差异化竞争优势。

2. 完善核心支撑体系, 激发内生动力

一是提升社区服务能力。联合职业院校、行业协会, 制定分阶段、模块化的能力建设方案。针对创业农户开展创业策划、财务管理培训; 对服务人员进行标准化服务流程、沟通技巧培训; 面向营销人员开设新媒体运营、旅游产品推广课程。建立“一对一”导师帮扶机制, 引入行业专家定期指导, 全面提升本地社区的管理能力、服务技能和市场意识。二是培育品牌体系。联合专业品牌策划团队, 深度挖掘当地文化内涵, 凝练独特品牌故事, 明确品牌定位。设计统一的视觉标识、宣传口号, 塑造差异化市场形象。

3. 健全利益联结机制, 实现多方共赢

一是明确利益分配机制。制定《乡村旅游利益分配管理办法》, 根据村民资源投入类型(土地、房屋、劳动力等), 细化土地入股分红比例、资产作价标准、就业岗位分配及薪酬待遇等条款。建立动态调整机制, 根据年度项目收益情况, 合理调整利益分配方案, 保障农民主体地位, 确保村民充分共享乡村旅游发展红利。二是建立协商议事机制。成立由村民代表、村委会干部、投资者、运营团队组成的乡村旅游理事会, 制定议事规则和决策流

程。在项目规划、运营管理等关键环节,充分听取村民意见,保障村民知情权、参与权和决策权。定期召开理事会会议,协调解决发展中的矛盾,增强村民主人翁意识和合作精神。三是规范个体经营秩序。成立乡村旅游行业协会,制定统一的服务标准和价格指导体系,规范农家乐、小摊贩的经营行为。开展诚信经营评选活动,对优质商户给予政策扶持和宣传推广。整合个体经营户资源,推出联合旅游产品和服务套餐,塑造区域统一品牌形象,避免恶性竞争,形成发展合力。

(三) 推动产品迭代升级, 培育多元业态

当前我国乡村旅游尚处于发展初级阶段。推动乡村旅游从粗放走向精细、从分散走向聚合、从表层走向深度,是一项涉及多主体、多维度的系统工程。唯有构建强有力的在地组织、推进数字化高效营销、深耕沉浸式体验价值,方能破解乡村旅游发展的“弱、茫、粗”瓶颈。这不仅是产业升级的需要,更是重新发掘乡村价值、激活乡村内生动力、实现城乡融合共生的重要路径。当乡村旅游超越城市“后花园”的单一功能定位,向成为承载独特生活美学与生命体验的价值高地转变时,方能步入可持续、高质量的新阶段。

1. 构建内生型组织化发展体系

一是创新组织载体。建立并做实具有市场活力的新型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旅游合作社,确保村民享有股东身份并赋予其决策参与权。可引入企业参与运营,但须确保村集体控股和村民收益的主体地位,探索“村民土地/房屋入股+专业团队运营+保底分红+盈利分成”模式。同时,鼓励村集体公司跨村联合,组建乡村旅游联合体或区域联盟,实现资源整合与规模效应。二是培育“在地经营者”。选拔有潜力、有热情的本地青年或返乡人才参与乡村旅游人才专项培养计划。政府应提供创业补贴、贷款贴息、税费减免等激励政策,并设立“乡村创客空间”提供孵化服务。同时,建立“新乡贤”柔性引进机制,吸引城市退休人才,通过顾问指导、项目合作等方式参与乡村旅游运营,促进城乡人才互动。

2. 构建数字化营销与运营体系

一是强化数字基础设施与应用。优先改善乡村网络基础设施,确保网络覆盖。引导经营主体利用

短视频、直播、社交媒体等渠道,打造乡村特色IP。聚焦农事体验、节气美食、非遗手作等主题,打造高质量、有温度、强互动内容的账号矩阵,持续传播乡村旅游独特价值。二是打造全域整合营销与私域流量池。突破单一营销渠道限制,实施整合营销策略。线上与OTA平台(在线旅行社)、旅游达人、生活方式KOL(关键意见领袖)合作引流;线下在核心客源地举办乡村主题路演、农产品市集、文化展览。同时,与周边成熟景区、酒店、企业工会建立联盟,推出联票及打包线路。核心策略在于实现公域流量向私域有效转化:通过建立村域小程序或会员系统,利用扫码入群、优惠券、会员积分、精准内容推送等方式,将游客转化为可长期运营的私域用户,提升复购率。

3. 深耕乡村沉浸式体验价值

一是突出在地特色,开发深度体验产品。避免同质化和城市模式简单复制,深入挖掘本地独特的自然禀赋、历史文脉、生产生活资源,聚焦核心主题,开发系列化的深度体验产品,如“农作物认养计划+秋收宴”、节气主题民宿、时令餐桌等,强调旅游产品的参与性、知识性和情感链接。二是活化乡村美学空间,营造“体验剧场”。联合专业规划与场景设计团队,对闲置农舍、谷仓、祠堂、古树、溪流、梯田、步道等资源进行“轻介入、微改造”,提升美学品质与故事感。如将废弃牛棚改造为乡村书屋咖啡馆,将晒谷场打造为星空露营与露天电影场,将溪边步道设置成自然教育观察点。核心策略是将生产生活空间转化为可参观、可参与、可传播的“体验点”和“打卡点”,引导游客在场景互动中感知乡村活力与韵律。三是延伸产业链,提升重游率与衍生价值。破解“过路客经济”,需系统设计从短时体验到旅居度假的多元产品谱系,并强化在地物产的商品化开发,将游客深度体验转化为对乡村优质农产、手作产品的信任与购买,将“体验”转化为可带走的“记忆”和可持续的“消费”。同时,推动乡村文创发展,将本土文化元素转化为高附加值、有设计感的特色伴手礼。

(四) 完善保障机制, 强化政策支持

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亟须构建系统、高效的保障机制予以支撑,应通过顶层制度设计与强有力的跨部门协同破解乡村旅游发展

中的堵点难点,形成政策“组合拳”,为乡村旅游产业健康、有序、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破除用地约束,激活乡村旅游空间

一是争取专项用地指标。积极对接自然资源部门,争取乡村旅游项目专项用地指标,探索建立乡村旅游用地“点状供地”模式,依据项目实际建设需求,灵活供应土地,解决“非建设用地”合规落地难题。二是创新土地流转机制。搭建县/乡级土地流转服务平台,推广土地入股、租赁等集约利用方式。出台政策鼓励农民以宅基地使用权、集体土地经营权进行抵押融资,明确抵押评估标准和流程,推动民宿群落规模化、规范化发展。同时,建立村民协商机制,成立村民土地流转自治小组,协调民宿建设中的土地使用、利益分配等问题。

2. 拓宽融资渠道,强化资金保障

一是构建多元化融资体系。政府设立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通过贴息贷款、项目补贴等方式撬动社会资本投入。鼓励金融机构开发乡村旅游适配性金融产品,如乡村旅游经营贷、民宿装修贷等,放宽村集体和村民贷款条件,允许以旅游项目未来收益权、景区门票收入等作为抵押物进行贷款。二是探索多元合作模式。推广PPP模式,吸引企业、投资机构参与乡村旅游项目开发;支持村集体与企业、合作社联合成立乡村旅游发展公司,通过股权合作、收益分成等方式解决资金问题。同时,鼓励村民以资金、劳动力等形式入股,共享旅游发展红利。

3. 健全管理体系,提升治理效能

一是建立健全监管机制。成立由文旅、市场监管、公安、消防等部门组成的联合监管小组,制定乡村旅游质量安全标准和服务规范,定期开展质量审查和安全检查,对违规主体进行整改和处罚。二是加强专业队伍建设。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入专业旅游运营团队对乡村旅游项目进行管理 and 指导。制定优惠政策,吸引青年人才返乡创业就业,充实乡村旅游人才队伍。针对村民开展分层分类培训,除基础礼仪培训外,增加电商运营、非遗活化、旅游营销等进阶技能课程,提升村民服务水平和专业能力。三是优化管理组织架构。设立独立的乡村旅游管理机构,配备专业管理人员,明确管理职责和权限,防止村干部兼任导致的管理缺失。同时,建立绩效考核机制,对管理人员和服务

人员进行定期考核,将考核结果与薪酬待遇、晋升机会挂钩。

4. 加强政策协同,确保政策落地见效

一是建立政策协调机制。制定由政府分管领导牵头,文旅、财政、自然资源、农业农村等多部门参与的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召开会议,协调解决政策落实过程中的问题,加强部门间信息共享和工作协同。二是完善政策执行监督与效果评估。制定清晰的政策执行细则,明确各部门职责和任务分工,确保政策执行到位。建立政策实施效果评估机制,定期对政策落实情况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动态调整优化政策,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同时,开通政策咨询和投诉渠道,及时回应市场主体和村民的诉求。

五、总结与讨论

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是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蕴含以人为本、绿色发展、文化赋能、创新驱动和体制保障五大理论逻辑。新发展阶段,随着《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的实施,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面临众多战略机遇,有望在深化产业融合、拓展产业链条等方面取得突破,为实现共同富裕和美丽中国建设发挥一定的作用。

从宏观视角来讲,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应站位高远,立足服务于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生态文明、美丽中国建设等国家战略;从微观视角来讲,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应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原则,须扎根乡土现实,选择符合乡村实际能力与发展阶段的模式。发挥乡村文化的灵魂作用,凭独特的、有价值的文化DNA形成持久吸引力与定价权核心;同时,本土原真文化也是避免“千村一面”的唯一解药。

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还应对如下问题进行思考。一是发展主体之间的协调,是以“农民为中心”还是以“商业效率为中心”?在实践层面,是农民在参与支撑着乡村旅游,还是乡村旅游在服务带动着农民?二是发展模式升级的挑战,如何实现区域之间的协同?未来乡村旅游发展应摆脱村庄单打独斗的局面,在镇域、小流域等一定区域范围内,推动整体发展、共联发展、共享发展成为基础模式。三是发展路径韧性提升的问题,如何解决风险机制

缺失问题。当前,面对外界各种不确定性冲击,乡村旅游发展抗风险能力弱,亟须建立行业互助保险、资源调配联盟、政府应急纾困等韧性保障方案。

总之,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亟须构建文化内核、严守生态边界、推动产业集群化纵深发展、强化数字化运营赋能、促进跨区域治理协同、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任一维度的短板均将制约整体发展效能的充分释放。唯有乡村转型为自然保育、文化传承、创新孵化于一体的多维理想空间时,“振兴”才名副其实。

参考文献:

- [1] 于法稳,黄鑫,岳会. 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内涵特征、关键问题及对策建议[J]. 中国农村经济, 2020(8): 27-39.
- [2] 蔡克信,杨红,马作珍莫. 乡村旅游: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一种路径选择[J]. 农村经济, 2018(9): 22-27.
- [3] 钟漪萍,唐林仁,胡平波. 农旅融合促进农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机理与实证分析——以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为例[J]. 中国农村经济, 2020(7): 80-98.
- [4] 葛继红,王猛,汤颖梅. 农村三产融合、城乡居民消费与收入差距——效率与公平能否兼得? [J]. 中国农村经济, 2022(3): 50-66.
- [5] 李眉洁,王兴骥.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旅融合发展模式及其路径优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反思[J]. 贵州社会科学, 2022(3): 153-159.
- [6] 耿松涛,张仲阳.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与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研究[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2): 44-52.
- [7] 张祝平. 以文旅融合理念推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形成逻辑与路径选择[J]. 南京社会科学, 2021(7): 157-164.
- [8] 马斌斌,陈兴鹏,马凯凯,等. 中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类型结构及影响因素[J]. 经济地理, 2020, 40(07): 190-199.
- [9] 王秀伟,李晓军. 中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J]. 地理学报, 2022(4): 900-917.
- [10] 胡平波,钟漪萍. 政府支持下的农旅融合促进农业生态效率提升机理与实证分析——以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为例[J]. 中国农村经济, 2019(12): 85-104.
- [11] 王跃伟,佟庆,陈航,等. 乡村旅游地供给感知、品牌价值与重游意愿[J]. 旅游学刊, 2019(5): 37-50.
- [12] 张圆刚,余向洋,程静静,等. 基于TPB和TSR模型构建的乡村旅游者行为意向研究[J]. 地理研究, 2017(9): 1725-1741.
- [13] 屈学书,矫丽会.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产业升级路径研究[J]. 经济问题, 2020(12): 108-113.
- [14] 王婷,姚旻,张琦,等. 高质量发展视角下乡村旅游发展问题与对策[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1(8): 140-146.
- [15] 宋慧娟,陈明.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旅游提质增效路径探析[J]. 经济体制改革, 2018(6): 76-81.
- [16] 银元,李晓琴.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旅游的发展逻辑与路径选择[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8(5): 182-186, 193.
- [17] 史玉丁,李建军. 乡村旅游多功能发展与农村可持续生计协同研究[J]. 旅游学刊, 2018(2): 15-26.
- [18] 傅才武,程玉梅. 文旅融合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机制与政策路径:一个宏观框架[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6): 69-77.
- [19] 叶胥,王鹏帆,毛中根. 消费升级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研究[J]. 统计与信息论坛, 2023(11): 17-31.
- [20] AKER J C, GHOSH I, BURRELL J. The promise (and pitfalls) of ICT for agriculture initiatives[J].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16(S1): 35-48.
- [21] 薛岩,马彪,彭超.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电子商务:业态选择与收入绩效[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2020(4): 399-408.
- [22] 赵雪,石宝峰,盖庆恩,等. 以融合促振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产业融合的增收效应[J]. 管理世界, 2023(6): 86-100.

责任编辑:李东辉

责任编辑:李东辉

(上接第9页)

- [29] 谢帮生,陈臻鹏,周子渭. 数字乡村建设能助力乡村包容性绿色增长吗?——基于双重机器学习的因果推断[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24, 34(12): 167-179.
- [30] 魏滨辉,罗明忠. 劳动力返乡创业与县域绿色低碳发展[J]. 广东财经大学学报, 2024(1): 70-84.
- [31] 曹俊杰. 工商企业下乡与经营现代农业问题研究[J]. 经济学家, 2017(9): 63-72.
- [32] GUO D, LI L, PANG G G. How does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ffect county's common prosperity: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J]. 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 2024, 82: 340-358.
- [33] 姜涛.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农村三产融合的动因、模式和对策[J]. 中州学刊, 2019(10): 46-52.